

成柏泉選注

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

初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成柏泉 選注

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

(初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

(初集)

成柏泉 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华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6.125 字數 303,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2,500

統一書號: 10186·367 定價: (六) 1.30 元

前言

這部中國古代小說選集，名為《古代文言短篇小說選注》，所選的小說自漢、魏至清朝為止，分集出版。初集包括漢、魏、六朝至唐、五代的一百多篇作品。

文言短篇小說，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小說，在宋朝以前，全是文人作家（這是相對民間無名作家而言）用文言寫作的，而且全是短篇的作品。只有到了北宋後期，城市文化娛樂生活興旺起來，出現了公共游樂場所，有了以「說話」（評書）為職業的藝人，方才產生了用口語寫作的評書底本「話本」，白話小說於是登上文壇，逐步發展，隨後有了長篇白話小說。但是，文人作家用文言寫作的短篇小說，仍是中國歷代文學的主要體裁之一，在宋朝及其以後并未被民間的白話小說所代替，而是繼續得到發展，并且不斷產生傑出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豐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寶藏。像清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就是為人們所熟知的文言短篇小說傳統的著名代表作。

漢、魏、六朝是中國古代小說的創始時期，這段歷史時期的文言小說，內容和形式都還比較簡單，但是已經初步具備了成為小說的兩大因素：第一，有了一定規模的故事情節（雖然有的極

爲粗略）；第二，有了某種程度的人物形象描寫（同樣，有的尙僅具輪廓）。因此，可以稱爲小說了。這個時期的小說，主要可說有兩大類：一類是記載神話、傳說的「鬼神志怪書」，簡稱「志怪」；另一類是記敘人物言談的「雜錄」，後代稱之爲筆記小說。而這兩類小說，又都同歷史上發生過的人和事有密切的牽連，真假虛實混雜在一起，小說中的事迹和人物，往往就是歷史上的人和事。在每個國家的小說發展史上，凡是早期都存在這種情況。

漢、魏、六朝的志怪小說，基本上是從三個來源發展起來的：第一是古代流傳的神話、傳說，像《山海經》、《穆天子傳》中所敘述的關於崑崙山、西王母，以及周穆王駕八駿西征的這類記載；還有像《楚辭·天問》中所包含的大量神話故事，等等。第二是秦、漢間方士們造出來的關於海外仙山和神仙不死藥等神話，道教興起後一些道教徒所宣揚的神仙方術修鍊、度世濟人等的故事，這些神仙故事在統治階層和民間社會都甚爲流行，記錄下來就成了小說，像晉朝的葛洪，就是這種小說的一個大作家。第三是隨着佛教的傳入中國，佛經故事廣爲流傳，尤其是佛教所宣揚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在社會思想上發生很大的影響，這方面的故事也就成了志怪小說的一個重要內容。志怪小說這三個來源，開始時雖然各成系統，但是發展到後來，就愈來愈糅合在一起，常常神鬼仙佛，不分彼此。同時還要看到，這些小說名爲志怪，終究離不開人世影子，現實世界的衆生相，在這些小說中多少仍被反映出來。

雜錄是漢、魏、六朝另一種類型的小說。從小說這個概念的意義來說，雜錄不及志怪，因為它的故事較為簡略，人物也少行動。但是，雜錄却是純然記載現實生活和人事的作品，因此在早期的古代小說中更富有人情味。雜錄這類小說的興起，是由於漢朝末年，士大夫階層中間講究對人物品格的評論，形成風氣。知名人士的一言一行，無不成為評論的資料，作為衡量人品高低的標準，作家根據這些遺聞佚事寫成作品，便成了小說。《世說新語》便是最為有名的一種。這類小說的特點是，能迅速捕捉某一事、某一言行的要點，用高度精煉雋永的文字表達出來，使人物的聲音笑貌恍然如見。但是它的缺點是，由於所寫大都是真人真事，屬於歷史的範圍，因而題材狹窄，故事性不強；加之藝術要求又高，後來者難以為繼，所以歷代雖有仿作，也不乏較好的作品，但總的來說，六朝以後，這種雜錄小說就衰微不振，成了史書的附庸了。

由此可見，漢、魏、六朝還只能稱為小說的準備階段，作家們還不是有意識地進行小說的創作；只有進入唐朝，方才出現了作家們有意識地創作的小说。中國的小說，從此進入了正式成形的階段。

唐人小說，又稱唐人傳奇，是中國文言短篇小說的一個高峯。所謂傳奇，即是傳寫奇怪之事的意思。從這點講，它同志怪小說有着極為密切的繼承發展的因緣關係。當然，《世說新語》體的雜錄小說，在唐朝也有新的發展，其內容和規模都有超越前代的地方，這也是不容忽視的。

唐人小說最爲重要的是，作家們不再局限於記錄故事梗概，而是着重從社會現實生活中汲取題材，加以宛轉的敘述，細致的描摹，爲讀者展現了一幅幅真實的人生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圖景。比起漢、魏、六朝的小說，唐人小說的題材範圍擴大了，思想內容深刻了，藝術手法的表現則更爲靈活多樣，達到了高超的成就。

唐人小說的發展情況，大致可分三個時期：初期（唐初至武則天時期，約公元六一八——七一三），中期（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以後，約七一三——八七三），晚期（晚唐至五代，約八七四——九六〇）。

唐朝初期的小說，還不脫六朝志怪小說的餘風，主要記敘神鬼靈異的故事。這期間能不落入神鬼舊套的作品有張鷟的《游仙窟》，是以男女的愛情故事來反映當時的上層社會文化生活，預示了唐人小說人情味的趨勢。但是它所受六朝神仙故事（如劉、阮入天台故事）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而在藝術描寫上則未能擺脫六朝駢儷文的拘束，更是顯然可見。本選集因考慮到這篇小說篇幅過長，且其中較多不健康的描寫，所以未曾選錄。張鷟同時又是雜錄體小說的能手，他的《朝野僉載》，是《世說新語》後的又一部雜錄小說傑作。

中期是唐人小說最爲興旺的時期，作家輩出，名作如林。像李公佐、蔣防、元稹、白行簡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卓越作家，他們每人作品不多，有的只有一篇傳世，但是在他們的作品裏，社會

現實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而人——特別是青年男女——的遭遇和命運，受到了足夠的重視，愛情題材開始成爲文學中的不朽主題之一。

唐人小說進入晚期，受社會戰亂的影響，出現了描寫俠義人物的豪俠故事，像《虬髯客傳》、《紅綫》、《崑崙奴》、《聶隱娘》等，都反映了這個時期人民羣衆渴求除暴安良的善良願望。此外由於上層社會游冶之風的盛行，專門描寫妓女的狹邪小說，像《北里志》這樣作品，也開始出現。當然其他題材的作品，以不同的表現形式，仍繼續有所發展。

以上所說，只是關於漢、魏、六朝至唐、五代小說的大體概述，備讀者在看這本書所選錄的作品時作一參考。至於每篇作品後都附一簡短說明介紹，稍有分析，也是這個意思。注釋則力求簡明，以通釋字義爲主。當然這些，由於選注者的識見所限，只能像《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的選本那樣，代表選家的一家之言，其不足或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熱切盼望得到讀者們的指正。

成柏泉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錄

前言

燕丹子		缺名	(一)
漢武帝內傳		班固	(九)
珠崖二義		劉向	(三)
東方朔傳		郭憲	(三五)
魏伯陽		葛洪	(三)
張道陵		葛洪	(三)
壺公		葛洪	(三)
王遠		葛洪	(三)
畫工棄市		葛洪	(四)
三王墓		千寶	(四)

李寄		千寶	(四)
胡母班		千寶	(五)
張華		千寶	(五)
宋定伯		千寶	(五)
吳王小女		千寶	(五)
韓憑妻		千寶	(六)
太古蠶馬		千寶	(六)
董永		千寶	(六)
千日酒		千寶	(六)
劉晨阮肇		千寶	(六)
白水素女		陶潛	(六)
陽羨書生		吳均	(七)

世說新語(選二十一篇).....	劉義慶(七三)	離魂記.....	陳玄祐(三五)
買粉兒.....	劉義慶(九三)	枕中記.....	沈既濟(三八)
永康人.....	劉敬叔(九四)	任氏傳.....	沈既濟(三三)
古鏡記.....	王度(九六)	柳氏傳.....	許堯佐(一四)
白猿傳.....	缺名(一〇五)	李章武傳.....	李景亮(一五)
何婆.....	張鷟(一〇)	柳毅.....	李朝威(一五六)
吉頊.....	張鷟(一二三)	霍小玉傳.....	蔣防(一七〇)
李勣.....	張鷟(一二四)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一八三)
宋之慙.....	張鷟(一二六)	廬江馮媼.....	李公佐(一九四)
李慶遠.....	張鷟(一二八)	李娃傳.....	白行簡(一九七)
郭純.....	張鷟(一二九)	三夢記.....	白行簡(二〇〇)
王燧.....	張鷟(二二〇)	東城老父傳.....	陳鴻(二二三)
張利涉.....	張鷟(二二二)	長恨歌傳.....	陳鴻(二二三)
閻玄一.....	張鷟(二二三)	鶯鶯傳.....	元稹(二三九)
張鷟.....	張鷟(二三三)	無雙傳.....	薛調(二三九)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二四七)
板橋三娘子	缺名	(二五〇)
秀師言記	缺名	(二五七)
湘中怨解	沈亞之	(二六〇)
馮燕傳	沈亞之	(二六三)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二六六)
姚氏三子	杜光庭	(二七四)
維揚十友	杜光庭	(二七九)
鄭德璘	薛瑩	(二八二)
許老翁	缺名	(二八六)
馮俊	缺名	(二八九)
崔思兢	劉肅	(二九三)
賣鰓媼	呂道生	(二九四)
廉廣	馬總	(二九六)
峽口道士	包渭	(二九八)

鄧廠	缺名	(三〇〇)
翁彥樞	缺名	(三〇三)
齊推女	牛僧孺	(三〇四)
李靖	李復言	(三一三)
薛偉	李復言	(三一六)
張老	李復言	(三一〇)
李俊	李復言	(三三五)
定婚店	李復言	(三三九)
尼妙寂	李復言	(三三三)
李睨	牛肅	(三七)
張藏用	牛肅	(三三九)
蘇無名	牛肅	(三四〇)
田氏子	牛肅	(三四三)
吳保安傳	牛肅	(三四五)
王維	薛用弱	(三五三)

王渙之	薛用弱(三七)	韋臯	范攄(四九)
王積薪	薛用弱(三六〇)	楊叟	張讀(四三)
賈人妻	薛用弱(三六一)	吳全素	張讀(四六)
紅綫	袁郊(三六五)	李黃	鄭還古(四三)
聶隱娘	裴鉿(三七)	僧俠	段成式(四三五)
崑崙奴	裴鉿(三七六)	車中女子	皇甫氏(四三八)
孫恪	裴鉿(三八〇)	義俠	皇甫氏(四四一)
陳鸞鳳	裴鉿(三八五)	崔慎思	皇甫氏(四四三)
裴航	裴鉿(三八八)	田彭郎	康駢(四四五)
崔煒	裴鉿(三九四)	洛中豪士	康駢(四四八)
申屠澄	薛漁思(四〇一)	駱賓王	孟棨(四五〇)
葉靜能	薛漁思(四〇五)	楊虞卿	孟棨(四五二)
綠翹	皇甫枚(四〇七)	崔護	孟棨(四五四)
步飛烟	皇甫枚(四一〇)	王生	牛嶠(四五六)
却要	皇甫枚(四一七)	張住住	孫棨(四五九)

楚兒	孫 榮	(四六三)
華州參軍	溫庭筠	(四六五)
趙存	溫庭筠	(四六九)
苑誦	溫庭筠	(四七二)
陳義郎	溫庭筠	(四七四)
寶父	溫庭筠	(四七七)
陽城	溫庭筠	(四八二)

杜牧	高彥休	(四八五)
趙和	高彥休	(四九〇)
劉崇龜	范 資	(四九二)
殺妻者	范 資	(四九四)
薛昌緒	范 資	(四九六)
李回	王定保	(四九七)
宣慈寺門子	王定保	(四九九)

燕丹子

缺名

燕太子丹質〔一〕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許耳。」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二〕，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鷄鳴，衆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于秦，求欲復之〔三〕，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麴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觀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四〕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五〕，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六〕。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七〕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八〕，以奉養之。重幣〔九〕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一〇〕，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爲笑，易水之北〔一一〕，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一二〕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麴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一三〕之恥，除久久之恨，此

實臣所當糜軀碎首〔二〕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邀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三〕，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四〕。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五〕，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悅，召麴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六〕，心不能須〔七〕也。」麴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麴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八〕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傳不以蠻域〔九〕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一〇〕。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乃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一一〕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

之。」於是舍〔三〕光上館，太子三時〔三〕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三〕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三〕，固將竭之〔三〕。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疲朽，不能取道〔三〕。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

遂見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眞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有鄙志，嘗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三〕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三〕，軻援綏〔三〕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三〕，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

望遠不以爲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歔歔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曰：「臣。太子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一）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二）之伎，則未可與決良。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三）。軻曰：『士有超世之行，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騖之下也，及遇伯樂（五），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六）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七），下欲令六五霸（八），於君何如也？』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九），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一〇）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一一）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爲置酒華陽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